

### 三老頭看年輕人

潘國森

三個老頭兒茶敘，談話內容撮要如下：

醫生老頭：他媽的！這些是甚麼人？

書家老頭：不必動氣，飲茶，飲茶。

醫生老頭：能夠花萬多元報考這個美國「特許財務分析師」的專業試，總有二十來歲吧！真不明白他們的腦袋裡裝載的是甚麼東西？

潘老頭：好像有二百個考生沒有帶護照，只拿香港身份證到試場，吃了閉門羹，考試費可能泡湯了。

醫生老頭：那為甚麼其他上考學生能照樣考試規定赴考？人家不是預早公佈這回考試要用護照核實身份嗎？這樣水平的人，怎可以請來幫你管錢？所以我真不明白時下年輕人是在怎樣思考，就好像剛有個二十來歲的醫生，蠢到當街非禮女人！

潘老頭：可能是近一二十年來，香港的中等教育已經失去了教導學生遵守基本紀律的功能。這就令到一部分年輕人慣了不守規矩，遇上人家按章程辦事不予通融，他們還有臉、有膽「聲大夾惡」呢！比如說許多年輕人的慣性遲到吧，相信跟中學時代沒有因循而受罰有關。相對於吸毒、賣淫、斬人，遲到就太過「小兒科」了。

醫生老頭：對！我以前很怕遲到。校門關上，要在門外等十來分鐘，然後洋神父開門，橫眉怒目作打人狀。試過之後，就怕遲到。

潘老頭：今天「遲到好過無到」，肯返學總比曠課好。教師一般不敢責備學生，怕他們跳樓。我們唸中學時，沒有學生跳樓，大家都不認為這是「可行」的辦法。

書家老頭：我有個朋友的女兒先跳了樓。事前完全沒有異樣，還跟老爸爸有說有笑、摟摟抱抱。這女孩才剛「色情物品」。



■散播希望的種子。網上圖片

### 散播正能量種子

余似心

遇到大公關，立即如小粉絲般趨前告訴他，我是他的忠實讀者，希望他再執筆寫文章，繼續分享他正視的人生觀，為社會散發正能量。

說，其實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隨時隨地散發正能量，讓社會更和諧。他隨即給我舉例：即如到某公廁，見裡面乾淨衛生，不吝嗇地對負責清潔的阿叔說一句「阿叔，廁所打埋得真乾淨啊！」簡單的一句稱讚，那位每小時僅賺廿八元最低工資的阿叔便可對自己看似卑微的工作「另眼相看」，回到家便向家人分享一位穿西裝的對他的讚賞，令家人為他高興。「所以，散發正能量其實是件簡單不過的事。」這一相識讓我上了寶貴的一課。

無論是傳統習慣、民族性格或出於禮貌，西方人較常出口稱讚，而中國人則挑剔多於讚美。我們常說「對人好，對人好，對人好」，學生讀書成績好是應該的，工人努力是盡本分，售貨員態度好是為做生意、公關工人打理清潔是怕失去工作……忽略了欣賞別人的付出，更甚者遇事稍有不稱意便投訴，沒從別人的角度去看問題。這種負面的慣常行為，只會令我們的社會積累怨氣。

想起一次在北京按摩，那十多歲的姑娘手勢真的差勁，令我滿是不快，心想：好不好請她上司換個老練的？如此她會否受責或丟了工作？再想：她會否來自貧窮的外省，離開家到來找生計？才十多歲手勢不好怎能怪責她？如果我的子女甫出來社會工作便被責難多可憐！我也希望別人能給我機會！想到這裡我便處之泰然。

「將心比己」此語我們常掛口邊，但誰能做到？為社會散播正能量的種子，多為別人想想，是第一步，是更高的層次，人人努力培養成為習慣，社會必更和諧。

跳框框 蒙妮卡

### 超級裸媽

四川朋友謝女士經商投資有道，身家豐厚。她準備將十三歲獨子送去英國讀書，我建議她選擇有聲譽的所謂貴族學校寄宿，她拒絕。

原來謝女士另有打算。她在倫敦西部買了豪宅，讓兒子入讀附近寄宿名校，再聘請一名能說標準牛津音、擁有大學學位的裸媽，兼任補習教師，貼身陪伴少爺。謝女士安頓好後返國，裸媽代辦母職。

謝女士要培養兒子有獨立思想行為，訓練他學懂經商投資。例如，她預先替兒子在國內開了股票買賣戶口，任他在網上投資買賣。由於中國與英國有時差，中國早上股市開市，正是倫敦深夜時分，難怪他不能入讀寄宿學校。

十三歲小孩準備學成後回國接手家業。這是中國虎媽和狼爸以外的另類教兒之道。

英國《泰晤士報》最近一篇文章報道，像謝女士那樣的中國父母，原來大有人在。倫敦的超級裸媽介紹所 Super Nannies 透露，中國富豪喜歡英國的教育和文化，更對倫敦的樓市潛力有信心。類似謝女士那樣的安排，可以一舉數得。

報道說，這些富豪家庭除了來自中國外，還有俄羅斯和中東國家。他們提供超級裸媽獨立套房、電視和私家車，有些搶手裸媽甚至指定要寶馬豪華車。如果陪同少爺返國探親，她們要坐頭等飛機。

超級裸媽最高月薪六千鎊(約七萬五千港元)，包食宿。據說，有俄羅斯母親面試了一位超級裸媽後，沒有落實就回國，當她再返倫敦，那位超級裸媽已被人聘用了。俄羅斯母親大急，將面試時原講好的四千鎊月薪增至六千鎊，將超級裸媽搶回來。可想而知，有經驗而可靠的裸媽十分吃香。

據說，有一位中國母親聘請了曾在英國貴族家庭當了二十七年的裸媽，她忠心又誠懇。中國母親每次來倫敦探望兒子，都會賞她一千鎊貼士。

考上大學，到現在大家還不知她為甚麼要跳樓。

潘老頭：這個簡單。若是交給某些「專業人士」判案，單憑事發地點就可以。在家，是給父母罵死；在校，是給老師罵死；在女朋友的家中，是給伯伯、伯母罵死。

書家老頭：那麼說，凡是學生跳樓都是給大人逼死嗎？

潘老頭：我們老人家一肚皮不合時宜，當然認為九成九以上是跳樓的人自己已死，沒有誰逼害他。

醫生老頭：這些跳樓的大多是一時衝動。蠢到當街非禮女人也是一時衝動。

潘老頭：性犯罪還可能受了色情物品影響。那些「四行電影」有大量強姦、非禮、偷拍裙底等等內容，男角犯案都是先抗拒、後順從。一萬個觀眾看過只要有一個信以為真，社會就多了一個「色魔」。其次，我相信中學教育也有影響。以前教師可以橫蠻管治，一人搗蛋，隨時罰全班留堂。現在教師稍有不依程序守則，學生就向傳媒「爆料」，或有家長撻腰。結果，許多學生在學校犯了事，只要死不認，經常會因為證據不足而逍遙法外。教育學院沒有教「刑事偵緝」，許多「案件」都因證據不足而不了了之，間接讓一些學生以為日後離開校園也是這樣。我懷疑那個復學生仔有這種心態，以為當街捏了人家的胸，也可以像在唸中學時那樣犯事出口不認就過關，卻不知校園外的社會不是這樣運作。再沒有誰會姑息你！

書家老頭：你連這個也有研究？

潘老頭：我是中國化學學會的會員，當然不可能迴避「色情物品」。

## 拾荒女之憶

在我印象裡，她似乎一直都是老的。她耳朵聾得就像碌碌似的，眼睛雪白內障，穿着黑色腫腫的棉衣，上面撲撲着花點。白襪子，黑布鞋，鞋面上有瓜子皮的碎末，她常去麻將舖揀礦泉水瓶，那裡閒人多，嗑瓜子的也多。

她圍着我的小學校園一年到頭都在拾荒，沒有值錢的垃圾，都是些碎紙、鉛筆頭。我那時七歲上小學一年級，班裡有人丟了一本《新華字典》，斷定是我偷的，把我拉到老師面前。

我不知該如何是好，只雙手捂着臉哭，漸漸哭泣也變成了敷衍，我陷入長久的沉默。老師斥責我古怪，把我的書包打開，稀里嘩啦倒在桌子上，不過是幾本言情小說、黃膠帶，還有用線穿起來的柿子花。她邊挑挑揀揀邊嘖嘖感歎，這麼小就讀黃書，這還了得！

站在我身旁的同學捂着嘴噴陣陣雨般嗤笑，我真想把那隻手咬出血，我恨恨那種姿勢。滿含淚水，我看到窗外的她，那個如飛蓬的拾荒老女人，席地坐在垃圾堆裡，用手一張張磨平碎紙，然後放在蛇皮袋裡，不時掀起衣襟揉揉眼睛。

我過去也經常跟着夥伴們起哄，喊她瞎子！瞎子！她的臉從無悲哀，也不便於哭泣，靜靜聽着我們那狂熱尖銳的口號。末了，她總是乞求似的一句，你們誰有廢棄不用的作業本，老師不要的，都給我吧，行行好吧。我們還沒聽她講完便拍着手旋風般跑開了，還在嘴裡嚷着，瞎子老婆子還想認字啊！

我被老師冤枉了才知被人侮辱的痛苦，這一點點的痛苦都讓我感覺像是蟲子在陰陰地啃着心，隱隱約約約感覺活着好像是上當，上教育的當，上崇高思想

想的當，上大人的當，上不知甚麼人的當。我那天哭得太多，開始流鼻血，我紅腫的眼對着臉盆，又涼又濕的小手拍着額頭，看着鼻血一滴一滴落在水中，被稀釋，蔓延開來。這時卻想起那女子慘然呆滯的一笑，像棺材上的白布不敢一揭。

後來有一年，村裡集市，她在上衣口袋懷揣了一小塊錢買衣裳，還沒走到衣裳舖，她的錢就被偷了。她當場哭倒在地，哭得昏厥過去，被賣肉的兒子拾回她家，在她還沒上漆的棺材蓋上面放二斤豬肉就走了。我去看她，她已經恢復了理智，還沒下床，用枕頭墊着後背，指甲塞滿污垢的雙手放在胸口。床頭是樣式拙重的大木箱，放着一碗雞蛋茶，砂糖在碗中開坭塌着，靠着牆的毛主席畫像被香煙熏得渺茫陰暗。她起身打開抽屜給我找東西吃，把一塊餅乾黏在綠色的塑料袋遞給我，口裡念叨着：「算啦，不買啦，今晚脫了衣服，還不知明早穿不穿得上呀。兒子給我的豬肉淨是肉皮，用鹽醃了能吃到過年了。」

我懷疑她的眼睛是哭瞎的，她的苦難，從正當壯年的丈夫戰死在抗美援朝開始，到後來，無數大大小小的政治革命風暴。她是黎民，處在龍捲風平靜卻失衡的中心，貧困着，勞作着，受著苦。

她堅持種兩畝地，有一畝地是獄中二兒子的，他剛出來就把那畝地轉手賣了。她把板車放在地頭，掰完玉米，開始用斧頭砍玉米桿。這時別人的地已經上了化肥，等兩種小麥了。我那時帶着一本書正在放羊，母羊剛下崽，戾氣十足，把我的小腿頂傷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已經是黃昏，晚風捲殘雲般地被黑暗吞噬下去。可是她眼睛看不見，只是用手摸着玉米桿，一斧頭一斧頭地砍下去，後面留



■城市拾荒者。網上圖片

着稀稀落落的沒砍到的玉米桿。我一見，便任憑羊在乾溝裡吃草。跑到她地裡幫她收拾殘局。她呢好像得到了解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蟋蟀四處逃竄出來，她用充滿汗臭味的毛巾擦擦手，下陷的兩腮因為感激下垂着。她急切又嘶啞地一味說着：「謝謝你啊，閨女！」

一畝地玉米桿還剩下半畝地，我在前面砍着，她在後面摩挲着把玉米桿收攏在一起。我不想問她兒子的事情，怕她傷心。天上的星星眼睜睜開了，一睜一閉間，把這些卑微的人們都看在了眼裡。我找不到我的羊了，她纏繞的小腳也跟着我跳起來，她以前告訴我必須踩着腳尖才能走路舒服，現在居然也健步如飛跟在我後頭幫我找羊，空曠的田野上都是我們的聲音。

我在一道山溝裡找到羊，剛生產後的母羊是不能吃有露水的青草的，我知道我闖了大禍，丟下她不管了，哭着牽羊回家。爸爸立馬找獸醫給羊打針，他把羊拴在樹上，踩着腳朝我奔過來，一翻把我踢倒在地上。我閉着眼，頭磕在地上的一瞬，黑暗的世界浮現出幾朵蓮花，我想是有神靈的吧，要不那些苦心孤詣活着的人們怎麼供奉自己清風明月的良心賬本呢？

邁着小腳的她也趕來了，她像是拚了命似地對我咆哮：「你的羊死了麼？死了，我賠！你閨女是好人，幫我下地幹活，你要工錢是麼，我給你！」

我也不是壞人，一句話也沒說，滿面通紅，叫我姐姐給她倒茶。第二天他摸着在我腫起來的額頭說：「那個老太太呀，她兒子都不管她死活的，你管她了，我幫你管到底吧。」我感覺寬慰極了。我爸爸果然以後每年都幫她義務收糞。

### 綠色之城

思旋

「路通則財通」，一點也不假。我國幅員廣大，雖然沿海地區已發展成小康之家了，但是我國老區、山區、邊遠區以及中西部待開發區，產業落後，人均收入不高。所以，縱使我國已成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然而，不少人在待開發之區亦在貧窮線。

廣東號稱全國經濟大省，每年上繳財稅幾十億元，雖然於海地地區已發展成小康之家了，然而，廣東東西部所謂「粵東翼」相對於珠三角、區域差距之大，令廣東省委和省政府極之重視。就以粵東山區——客都梅州為例，她是葉劍英元帥故鄉，興建「大學、鐵路、機場」等是葉帥生前的願望。在葉帥後人——葉選平省長和葉帥接班人黃華華等廣東領導人支持下，嘉應大學、廣梅鐵路和梅州機場以及新型高速公路等相繼建成啟用的今天，梅州特別是梅縣新面貌面貌全非矣。當然其中離不開數百萬梅州人民以及數百萬海外華僑客家人的努力以及支持。上周，我應邀返梅州出席第二屆世界客商大會，假先進美輪美奐的「亮勝藝術中心」舉行，前所未見的是省委書記汪洋、原省長黃華華、代省長朱小丹以及副省長招玉芳、省委副書記、徐少華等鑽石陣容領銜班班齊臨山區梅州。事實上，大力支持「雙轉型」的領導群，看到梅州在市委書記李嘉、市長朱澤君等領導下，綠色之城令人眼前一亮，雙轉型園地屹立山城欣欣向榮，還顯現效益。最為華僑所認識的梅縣市容和經濟建設進步也令華僑讚嘆不已。縣委書記李遠清、縣長張文廣政績頗炳居功至偉。著名梅縣僑務工作是重中之重。朱傑、梅縣僑務局局長朱曉雲等僑務工作做得很到家。

### 失落之民粹

杜亦

小時有兩樣民食是街頭製作，即造即賣即交易的：賣「叮叮糖」薑糖和即製爆米花。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小販販一隻大銅平底鍋和一個打氣壓縮火水爐，另帶一袋黃糖和一大塊老薑，用金屬錘子敲響鐵鑿子「叮叮」作響，口中大叫「叮叮糖呀」，大約叫嚷得有五六個街坊小孩光顧，便在橫街口燈柱上釘一口大釘，在就近架起鍋點着火水爐，鍋中放黃糖加熱約十分八分鐘，糖液淡黃時切出幾片大薑拍出薑汁，放入熱糖漿中攪拌，略凍後成糊糖漿挑起掛在大鐵釘上反覆拉扯，像搓拉麵一樣，搓久了糖漿轉淡黃色到轉白色便取下平鋪在鍋子上，拉薄了用鐵鑿叮叮叮的一塊塊壓下來賣給主婦或小孩，此便是「叮叮糖」。因為有濃薑汁味可以驅寒，過去父老認為較之吃一般水糖巧克力有益，多不會反對小孩買來吃，而看人燒糖搓糖也是一個街頭節目，只可惜此種技藝已失落多時，現代青少年已多數未嚐過「叮叮糖」滋味了。

賣爆米花的亦一樣，小販帶個壓滾滾筒爐沿街叫賣「即製爆谷」，有人光顧給他一杯米便放入滾筒中再放些糖，點着爐子在火上滾動約十來分鐘米粒在筒內爆開，打開滾筒口，香噴噴的爆米花便散滿了筲箕，此種土法爆谷技藝如今也失傳多時，變成所有電影院都有機製爆谷售賣，但和以前街頭目擊製作新鮮熱辣捧著吃，已完全不同風味了。

有道是「禮失求諸野」，這兩樣傳統東西如今「求諸野」也求不得，有如青春小鳥一去不回來了。

### 千分之一

網事 狸美美

在面臨一場地震時，你最想要的是甚麼？是及時從瓦礫中把你挖出？還是提前預警讓你從容做好準備？儘管地震預測技術至今尚未被完全攻克，但是盡可能做好預警應是人類預防地震災害的最主要方向。那麼，你認為在地震局一年的經費中，用於地震預測的投入應該佔多少？三分之一？一半？抱歉，你都錯了，正確答案是千分之一。

近日，一名網友在微薄上披露出國家地震局公佈的全年經費細則，當中有幾個數字刺痛了網民的眼睛，它們包括：該局全年總經費共二十四億元，其中地震預警預算二百七十萬元；震情跟蹤一千二百萬元；地震信息傳輸及震情跟蹤一千二百萬元；住房保障支出六億元（包括住房公積金七千一百六十六萬元，購房補貼八千六百七十八萬元等）；「行政運行」一點八億元；以及「地震事業機構」七點二億元……

難怪有網民揶揄，這地震預測只是地震局的「零花錢」。而縱觀所有支出，住房補貼達到一點六個億，行政運行佔到一點八個億，所謂的「地震事業機構」更佔七點二個億，而即使地震震情跟蹤、地震信息傳輸及管理等開支都加在一起，也不及住房保障支出的一半。

這讓小狸又想起二〇一〇年的另一擔綱熱點：當時正值內地樓市火爆，有網友披露出內地一些城市公務員的內部房價，比如某市市中心銀行在菜市口的團購房，市場價三點三萬元每平米，團購價卻只要五千元；某市發改委建集資房，市場價三萬元，內部價只要四千元；某市人民銀行集資房，位於寸土寸金地，市場價五萬，內部價二千元。

據悉，地震局共有下屬單位四十六個，在職和離退休職工超過二萬一千五百人，按照如此的一家五口，按照如此給力的公務員內部房價在內的福利制度，每人房補飯補車補，這補那補，確實要補出一點六個億的住房補貼以及七點二億的事業機構消耗。只是，千分之一的比例，是不是有點太說不過去？



■地震來臨前，一些動物會出現異常行為。網上圖片

百家廊 育櫻